

天空,蓝得深沉,汪洋,一望无际,高远而又明澈。放眼望向四野,此时的北方,大地一派荒凉。爽透的风刮着,凉意裹身。我行走在荒凉之中,心中廓然、寂然、茫茫然。

人置身于大地上,有时,真的很无语。个体的渺小,与大地的辽阔,形成巨大的反差,尤其在这万物衰枯的季节,除却茫然,还能有什么?

但我,还是喜欢这种衰枯的情味:辽阔、明净、苍凉。

脚下,步步是羁绊的枯草。草深草密处,每一步落下,都会听到咯吱咯吱的断草声,骨断筋裂,每一棵草,都在沉重的脚步下,撕裂、粉碎着自己的身体。然后,片片碎去,变成草屑,沉归于泥土之中。蹲下身,拨动草丛,能发现一些已经死去的蚱蜢或者蟋蟀的枯尸,翅膀大多碎裂,锯齿状的长腿,僵硬地伸展着,仿佛能看得见生命最后的那份挣扎。

不过,这些枯草,在特别的天气状态下,倒也能呈现一份别样之美,那就是:枯草着霜。草白,霜更白。霜的白,浅浅地浮在枯草上,像一场浅浅的梦,像是玉女脸上轻漾着的一份浅愁。太阳一出,霜呈七色,从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不同的色彩。那个早晨,会因为一场霜,而色彩缤纷。

想起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写晨霜的句子:“那粒粒的白霜,皎洁晶莹,对着太阳的一面,银光闪烁;背着太阳的一面,透映着紫色的暗影。”于是,他说:“我爱霜,爱它清凛,洁净;爱它报知响晴的天气。”庄稼,俱已收割。田地里,只剩下地白茬。

我的眼前,是一块玉米地。地里,除了一地的庄稼杆茬外,就是干枯的杂草。玉米杆茬上,尚挂着一

些落漏的玉米叶片,片片干枯,白猫猫的,在瑟瑟凉风中,发出尖锐的鸣响,在这个荒野中,给人一份凄厉神伤的感觉。叶片和杂草间,布满了白亮的蛛网,一些已经破裂、支离破碎,像是断断续续的哀泣,遗留下的悲伤的痕迹。远望之,蛛网在凉薄的冬阳下,泛着丝丝缕缕的光,乍然一现,亦能迷人之眼。每一丝丝蛛丝,都是一根弹拨西风的琴弦。

农家无闲田,地头地角都会见缝插针。

不知谁家的地头,栽植了几棵扁豆,如今,扁豆已枯,叶枯,梗亦枯,扁豆蔓匍匐在地面上,干枯的豆叶,发出喇喇的声响,干燥而又脆爽,有着一季节的硬度,又仿佛在为一个季节唱响一曲哀歌。另一家的地头,则栽植了几棵葫芦,藤蔓同样枯了,只是藤蔓间,还落漏了几个未熟的小葫芦,已然干瘪,干瘪的小葫芦上布满了黑色的斑点,像是一张哭丧的圆脸,泪痕点点,兀自露在天光下,诉说着自己曾经的过往。

想起小时候,学着大人抽烟,没有烟,就从人家干枯的葫芦架上,折一段葫芦蔓,燃火点着。立时,葫芦蔓细小的孔隙中,就有浓烟冒出,辣辣的,直呛人的喉咙,但也觉得美好,毕竟,学出了一份大人的样子。于是,低头,顺手折下一段,放在口中,却没有点燃,只是吸着,没有烟呛味,只有葫芦老枯的涩味,只有秋寒一般瑟瑟的凉意。

走过一道阡岭,阡岭上爬满了萝藤,乡下人谓之“水嘎啦瓢”。因为它形如纺锤,成熟后中间裂开,如葫芦开瓢。

萝藤可食,嫩时,内瓤尚未丝化,摘一颗,剥去青皮,纳入口中,缓缓咀嚼,甜甜的、软软的,清软味甘,



## 冬枯的细节

□ 钟读花

味道不俗,是小孩子的爱物。萝藤成熟后,自然炸裂,丝化的内瓤,其实是一枚枚针状的种子,如蒲公英一般,随风飘逝,撒下一地情种。

此时的萝藤,已然藤叶俱枯。叶片,大多已经凋零,只剩下数不清的藤蔓,伸展着、缠绕着、僵枯着。藤蔓上,却是挂满了萝藤,萝藤业已干枯,成熟的已然炸裂为两瓣,一瓣瓣的小“瓢”,在舀取着猎猎的寒风;未成熟的,依然以纺锤形缀在藤蔓上,拖拖拉拉、牵牵连连,一串串、一簇簇,数不胜数,像是一枚枚的风铃,在秋风中,兀自摇响。

不过,在我看来,那一串串干枯的萝藤,更像是一串串季节的音符,在这个衰枯的冬日,奏响着自己的哀音。

北方的冬野,好枯,好枯……不过,却也枯出一种别样的美。

### 一个人看世界杯,失望和惊呼都有重量

又是晚上,喧嚣和怀想都走了一个人坐垮堆满房间的安静荧屏里,绿茵场上的球员把圆滑的球,踢出兴奋的声音看到身强力壮的人为了抢球自己肌肤都碰出了火星为了增强自己的快感不管穿红衣还是黄衣的球员抢到足球都在高喊:把我传给队友吧时间久了,真怕堵在观众嗓子里的失望或惊呼吐不出来,压痛绷紧的神经

(许庭杨)

### 姑姑的最后一课

姑姑在老年,突然变回了孩子。她的眼中,浑浊的河流忽然走向清澈。

她经常叫错一朵花的名字,却把娘家的方向记得很牢。迟暮之年的记忆,像择菜,她只留下最美好的部分。

姑姑并不认识海尔茨默,她庆幸自己走向童年,去寻找父母保留的一切。而当表嫂质问她时,她手里依然攥着一把草。姑姑的最后一课,和初到人间类似。仿佛儿时没有过够,还想在田间轻快地走。

(吕海涛)

### 这一夜

乌云密布的夜空满天星光化作飞机跑道上一地明灯照亮遥远的归家路携带异国他乡的时光轰鸣声冲破原野的漆黑在我的眼里缓缓降落

站在午夜静谧中我的呼吸禁锢在防护服内身体的河流在炽热中蒸发即便我在面屏上涂抹了酒精仍阻挡不了它的喷薄而出

一只闪亮的蝴蝶在空中飞舞没人知道它为何而来是否跟我一起等待你的归期是否所有坚固的表壳之外都怀着我的心境直至,夜已深沉或天将破晓

时光是那么匆匆从我来到我走,十四天的封闭作业倏忽间,就在这一夜我看见了窗外一树花开

(李庆益)

### 雪野

还有什么,能把一片大地,当作床一样铺上厚厚的被子

还有什么,能点燃一场大火,将所有的景物全部烧掉

还有什么,能使我们发现,一页偌大的白纸放在眼前

让阳光为我们找出消失的一切请一个孩子在白纸上画上山、树、屋宇、田野……

(孙功俊)

### 与父黄昏同醉

驮地线默老黄狗让泥土围墙失语茶渍给茶壶呼吸我们和父亲的谈话被黄昏叫停

山里的风与父亲的忧伤同框父亲凝视母亲肖像举杯忘记母亲已赴天堂与外婆再续前缘

我呢喃母亲生辰又和父亲小酌夕阳跟父亲身后像摇尾的哈巴狗侧耳听他对天空唠叨

晚霞似情人,红着脸陪父亲去山下捡几根干树枝拍打着回家没等夜莺唱歌,父亲打开院门

哄庄稼上床,对着天空把云铺满村庄然后边抽烟边重复拍打床边又喝一口含笑入睡而我却刚好醒来

(笨 犇)

### 橘子就是橘子

众多水果家族里我对橘子,情有独钟在一首诗里,诗人把橘子比喻成金色的太阳胡家棚,我大姐德梅家的后山坡有一片橘树我反复观察过那些挂在树上的橘子橘子就是橘子橘子不是金色的太阳

(唐德林)

## 儿时的冬天

□ 韩峰

儿时的冬天很冷,没有羽绒服,没有保暖衣裤,只有黑粗布缝制的棉袄棉裤,里面最多套一件白粗布缝制的衬衣衬裤,任凭刀割似的寒风从四面八方乘虚而入。特别是上早自习晚自习,来回的路上,一个个龟缩着头,揣着手,一路小跑往家奔。不像现在,上学放学都有家长车接送。

教室里,讲台一角有一不大的煤火,因管理不善,常常是灭的,就是着着,偌大的教室也暖不了多少。所以上课时,就有同学跺冰凉脚,先是一两个,接着就是三五个、五六个……瞬间便潮涌般地响彻起来。有的老师比较宽容,待同学们跺上一会儿再讲课;有的老师则在跺脚声刚突起,便严厉制止,将跺脚消灭在萌芽之中。

下课后,同学们便在各种游戏中取暖。

有的男生们在朝阳的北墙跟儿靠着墙一字排开“挤尿尿”,即分成两班,同时向中间使劲挤,谁被挤出,便主动到队尾,继续挤。这样挤来挤去,直到上课铃响,一个个挤得热乎乎的,甚至头上冒汗,揭开蒸笼似的冒热气。

还有的分成两班“碰拐”。首先双方各派一人出战,就是搬起一条腿挨住另一条大腿,然后单腿蹦跳着冲向对方,用突出的膝盖部分互相攻击,有的用膝盖撞击对方膝盖,有的用膝盖上挑对方膝盖,有的用膝盖猛压对方膝盖,弱小者或体力不济者,往往被撞击(或挑、压)得或松开抓脚的手,或屁股着地四肢朝天。有的看对方人高马

## 光头老梁

□ 赵盛基

老梁,我与他相识几十年。在早,我们是一个厂的同事,他比我小几岁,我管他叫小梁。后来,他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自从分别,我们就没再见过。再次见面,是在将近20年之后了。

退休后,我定居在儿子所在的城市,恰巧就是小梁工作的城市,他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这样一来,我们相聚的机会就多了。近20年不见,变化还是挺大的。变化最大的是,他原来满头青丝,现在却满头光亮,见不到一根头发,甚至连发根都看不见。很显然,他是用了工夫刮成这样子的。第一次聚会时,我就开玩笑说:“都老的没毛了,以后得叫你老梁了啊!”他“嘿嘿”一笑,说:“老了,老了,我母亲十几年前就说我老了。”

我问何故?他说,还在我4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抚摸着我的头说:“儿啊,都有白头发了,你也老了。”

## 远去的鱼

□ 王优

少时,夏天,在老家。一场大雨之后,河水翻过拱桥,爬上堤岸,吐出猩红的大长舌,蚕食、吞噬、扩张、漫延。熟悉的小河膨胀起来,粗犷起来,陌生起来,浊浪滚滚、漩涡翻腾,大有席卷一切的气势,令人望而生畏。

沙地里,红薯消失,花生消失,桑树只剩半截尖尖,嫩叶浮在洪水里,飘飘飘,浪嗒子挂在桑枝上,荡啊荡。有时沿着河岸走,捡水流回处,逆水打捞。长柄的虾爬在浑水里浮起又沉下,父亲卯足了劲,控制着虾爬入水的深浅与方向。三捞两捞,再度提起来。嘿!青背白肚子的鲤鱼在虾爬里蹦来蹦去。父亲收回虾爬往沙地上一倒,我赶紧跑过去,抓起鱼儿喜滋滋扔在筐篓里。父亲继续打捞,我继续跟着。河水滔滔,已经灌进临河的稻田,田埂下的丝瓜架快要没顶。河水掏空了岸边的泥土,有些堤岸悬着,看起来并无异样。刚走过,“啪!啪!”土坝坍塌,陷落的泥土被洪流卷走。据说有些捞鱼的人就这样,捞着捞着,就成了河里的游鱼,随着流水去了远方。

我常常挽起裤腿,赤了脚,跟着父亲去捞鱼。父亲扛一个旧虾爬(捞鱼器具),我挎一个竹筐。那虾爬的破洞早已用新篾修补好了,空筐在我的手腕里荡来荡去。我们沿着河岸走,捡水流回处,逆水打捞。长柄的虾爬在浑水里浮起又沉下,父亲卯足了劲,控制着虾爬入水的深浅与方向。三捞两捞,再度提起来。嘿!青背白肚子的鲤鱼在虾爬里蹦来蹦去。父亲收回虾爬往沙地上一倒,我赶紧跑过去,抓起鱼儿喜滋滋扔在筐篓里。父亲继续打捞,我继续跟着。河水滔滔,已经灌进临河的稻田,田埂下的丝瓜架快要没顶。河水掏空了岸边的泥土,有些堤岸悬着,看起来并无异样。刚走过,“啪!啪!”土坝坍塌,陷落的泥土被洪流卷走。据说有些捞鱼的人就这样,捞着捞着,就成了河里的游鱼,随着流水去了远方。

父亲走在水边,躬身打捞,长长的虾爬扯来扯去。洪水舔舐着他的腿,有时爬上了他的膝盖,溅湿了前襟。“爸爸!我们回去田缺边捉鱼吧。”“嗯,好。”他一定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担忧,往后退一退,平声静气。

那时候,稻田里的鱼总是特别多。没有人喂养,纯野生的。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稻田,仿佛就是鱼的天堂。鱼儿携妻带子,安居乐业,繁衍生息,鱼丁兴旺。插秧时



## 北方的梅

□ 贾春婷

它似榆不是榆,似梅不是梅,只因其叶若榆,其花似梅,而名为榆叶梅。

只观其叶,您一定认为它就是一株没长开或是营养不良的小榆树,枝枝向上,聚拢成簇,始终都在努力生长。只观其花,您会疑惑做雪凌霜的梅花何曾这样娇俏妩媚,热情似火?

在春天迟迟不愿来临的北方,人们对春天的期盼是迫切的,对春天的来临是欣喜的,一点点新绿足以让人激动,一朵朵嫣红足以让人陶醉。

遥远的西北,冰雪消融后的大地来不及撑开满腹的翠柳芳菲,凌厉的春风便将它风干,纵有万般才情,也只能一点一点地吐露,还总是拖泥带水,让人心生不悦。

待到杏雨梨花满庭芳,已接近了夏天。却有一枝粉嫩,开在百花之中,笑在十里春风,如火如荼,无拘无束,那就是榆叶梅。

赞美春天的诗句中,赞美梅花、杏花、桃花者颇多。什么“刚条簇簇冻蝇封,劲叶将零傲此冬”、“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红”、“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争奇斗艳的江岸柳堤、陌上郊外,当数梅桃李杏最入诗人的眼。就是众人皆知的迎春花,也被赋予了“春的使者”的美誉。

当大地沉醉在万物复苏后的青绿中,千娇百媚的一切还在半遮半掩,欲露还羞的时候,榆叶梅就洒脱地迎风摇曳起来,以一抹云霞似的灿烂成就了春天,惊艳了春天。

它在广阔的田野上,在农家小院里,在街市公园中,可独自成林,可缀于桃李之下,可植于山石之间,可栽作府中盆景。有贫者之坚韧,无贵者之娇吟。耐干旱,喜阳光,耐严寒,适盐碱。有榆树之朴素,有红梅之傲骨,有桃李之芳郁。

不知是谁发现了它朴素的平民姿态与灼灼其华的贵人相。将它带进了咱这个缺少风花雪月的地方,从此,我们的春天就比以往来得早了些。

也许是一场不经意的雨潜入了它的芳心,也许是一场微熏的风拨动了它的情怀。习惯了在伤疤似的绿一日日痊愈强大,盼着桃红柳绿铺天盖地席卷大地的无奈中,蒙着一身灰尘,却在那么一天,微凉的风儿吹过一丝幽香,忽然就瞥见了一抹簇锦的红映在粼粼波光里,闪在盈盈晨光中,在愈见浓重的春绿中明媚而又热烈,清新而又浓郁。于是,眼前一下豁然开朗,声声鸟鸣婉转清脆,心呼啦啦地飞扬起来。

这花儿一旦开了,便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骨朵一骨朵地拥抱在一起,脸贴着脸儿嬉笑着,象粉面含羞的少女们,报告着春天的喜讯,把个春天染得欢欣跳跃,由不得你也兴奋起来。

有了这春天的一枝梅,城市公园、住宅小区、街头广场上尽是与春天约会的人儿,或是牵着风的手悠悠地徜徉,或是假借风的亲吻静静地冥想,或是随着风的节拍欢快地舞动。

有了这春天的一枝梅,桃花、杏花、苹果花儿跟着纷纷登场,然后,整个世界春风得意,莺啼燕语,跳起了春天的芭蕾。而人们对于翻波浪涌般的浓烈似乎没有了初遇清新的那份惊喜和珍贵了。因为它才是点燃春天的那一团火。

第一次见到它,以为是杏花,特地扑上去闻香捉影,却发现它比杏花儿艳,比杏花儿娇,那怕独自站在田野山洼,也如火如云般地浩荡、热烈。

等到那些金钗玉缕纷纷登场,竟相比美,它却开始卸下粉妆,静立一旁,看着眼前一片翻云覆雨的繁华在春天里无尽张扬,默默抽剪着浓绿的叶子,给逐渐进入焦灼的大地一片绿荫。

所以,遥远的西北,有一种梅,叫榆叶梅,朴素而又率真,热情而又大方,可居乡野,可入贵室,不管在哪里,只放任它的美,不惧你是谁?